

漢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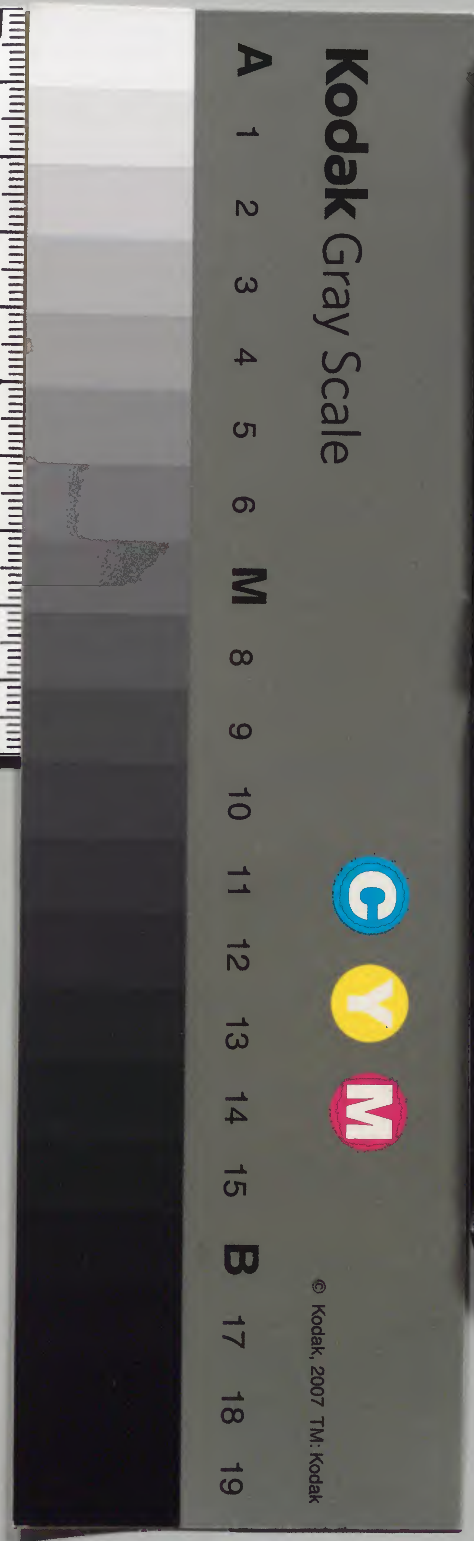
四	九	〇	九	漢
一	三	八	〇	書
八	〇	一	三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六	八	〇	漢
〇	九	〇	九	書
冊	架	函	號	類

春秋十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09
冊數	8 ( 1 )
函號	286 80

286-80





淺草文庫

暇思輯春秋別傳一書兄左氏內水傳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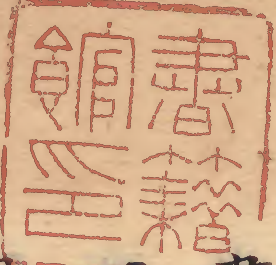
書際不登載於經文下別錄子史百家之言有志未逮

不得薛君先得我心也別典十五卷抄撮具見若心惟

是冬條之未不疏明出何書明人之習大都若是君名

虞畿弟名虞賓其字里新通志不載莫得其詳矣康熙

辛巳十月肫竹垞老人彙尊識



春秋別典叙



春秋別典叙  
昔仲尼作經口授弟子左丘明愬其妄意失真迺推論  
本事作內傳復採諸國名物作外傳蓋侈哉博乎其紀  
事也已觀周篇嘗載孔子將作春秋與丘明乘如周觀  
書於周史歸而作經丘明作傳若是乎其于二百四十  
年之蹟蓋目觀而脩言之也惡有所謂別典哉今攷其  
書或先經而始或後經而終辨理者依合異者錯皆彬  
彬乎條分臚布并猶五兩焉公穀後出譚經不覩史記



耳而傳之莖莖什一二耳然舊史遺文無關聖筆左氏  
指而不錄者郵象劉知幾亦謂丘明紀載當世得十之  
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未周歟不佞嘗閱注牒見春秋  
君臣遺跡醇雅奇衰不下千事散著百家皆三氏所弗  
錄間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掇其全見  
輒缺之因不自度畧做左例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  
傳人以繫其事年不盡攷而附諸人人不盡知而援諸  
事參稽五證務極恢闊幽章纖巨兼收成紀蓋庶幾哉

疑于舊史遺文之猶在焉嘗僭自謂言畧成乎一家功  
可禪于三氏題之曰春秋別典殊三傳也荀悅有言曰  
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  
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嗚呼典無當於五志奚取於  
典也哉或者曰拾金者汰沙掇珠者捐蚌三氏有作皆  
鏐鏡也夜光也子何用矻矻沙蚌是營哉且也無關於  
聖經何必春秋耶不佞謂不然匠石不遺輪囷鑿師不  
棄澣淳為取用者象也且相梨可以克品吹竹可以間



聲前鋒後距兵之所以萬全也左驗置對獄之所以平反也春秋既口刑書何狀乎具兩造哉比事屬辭豈盡無取爾耶况鏡古可以觀今也軌前可以循後也準得可以形失也典皆有焉凡十五卷書目凡例列在左方粵瀛後學薛虞畿識

輯春秋別典凡例 共七降

凡輯事盡春秋匪春秋之年事無輯也起隱盡哀一  
如左氏間詳晉大曲沃趙保晉陽雖逾二百四  
十年之外為晉主夏盟宜詳始卒從左例也  
凡輯曰別典匪別弗提左氏内外公穀檀弓既列于  
經家傳戶誦無用取焉諸子百氏希于聞見蒐  
羅殆備義取翼傳不妨僻左也  
凡輯主分年年據三傳或人可年繫則隨年引經或



傳有其人則因人繫事焉史世家不無同異用  
列分註以資攷索

凡霸盛桓文烈稱管晏自非孔氏誰不道之二氏有

述桓景猷備若概錄著斯亦繁矣畧加鉛黃唯

存馴雅

凡事取實錄不列萬言鄭圃濠梁堇存可掇耳

凡史載事輯史例也標僅及事言因事見端言弗錄

也

凡輯萃百家事多錯見此詳彼畧甲工乙拙要在參

提事必不遺文資簡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別典卷之一

粵人薛虞畿輯

弟薛虞賓校

魯隱公 元年己未 在位十一年 周平王四十九年

晉昭侯立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

也 成師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時

五十八年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





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  
晋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晋人共立昭侯  
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

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

孝侯子也

曲沃莊伯

桓叔子也

聞晋

鄂侯卒乃與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

伯莊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先是為哀侯

隱五年

年見

傳 哀侯三年曲沃莊伯卒子緡代立是為曲沃武

公哀侯八年晋侵陘庭

桓二年見傳

陘庭與曲沃武公謀

九年代晋於汾旁虜哀侯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  
君是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  
晋哀侯曲沃益强晋無如之何晋小子四年曲沃武  
公誘召晋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  
公入于曲沃乃立晋哀侯弟緡為晋侯晋侯二十八  
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晋侯緡滅之盡以其寶  
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晋君列為諸  
侯於是始併<sup>晋</sup>普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



年矣更號晉武公始都晉國後二年卒子獻公危諸

立 晉曲沃始終詳矣春秋之世晉霸主也有國始自曲沃故特詳之典左互有詳畧

燕繆公七年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

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莊公

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

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為周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

而納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齊桓公救燕遂

北伐山戎而還燕公送齊桓公出境因割燕所至地

子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

法三十二年而卒 燕事三傳希見特詳之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鼠不知名牽以獻之逢

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

殺之拍捶其首媚亦語曰二童不名陳寶得雄者王

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雉上陳倉北阪

為石秦祠之 平王東遷封秦襄公為諸侯襄公卒子文公立立四十四年是為魯隱公元年

穆公始見經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  
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後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  
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  
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斫中有一青  
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  
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旄頭  
秦文公東獵泝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  
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行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

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作廊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  
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殷野鷄夜雉  
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應為於是秦更命  
河曰德水

秦寧公二年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



王奔或遂滅蕩社

寧公魯隱公八年立據  
史年表云史作靈公

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

死子繼凡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亦三讓

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

隱三年經書  
宋穆公卒

魯桓公

元年庚午在位十八年  
周桓王九年

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  
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  
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

年楚熊通

楚武王名

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

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

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

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

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

桓按左  
桓六

年楚伐隨八年隨少師有罷楚伐  
之秋及楚乎莊四年楚武王卒

陳厲公娶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厲公

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矐中曰林少曰杵臼



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

是曰利公

按左桓五年陳侯絕卒於是陳亂文公子

分散故再赴

他立兵厲周王戰緇葛陳氏無聞心是

以敗踰年蔡人殺他

見經不稱爵十有二年經書八

月壬辰陳侯躍卒

即厲

公與史謂他為厲公異

厲公他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

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他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他

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他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

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子林

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

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

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他罪之也莊公卒弟杵

臼立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

完相愛恐禍及已完奔齊莊二十二年完卒謚為敬仲仲

生禘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田禘孟夷生

緡孟莊田緡孟莊生文子湏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

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容之晏嬰



與陳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無宇有  
 力事齊莊公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事齊  
 景公為大夫其收賦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  
 大斗行陰德於民景公弗樂由是田氏得齊眾家益  
 疆民思田氏陳完始卒脩此  
 郭君出郭郭即魏夏魏叔出奔虞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  
 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脩也  
 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

韓詩

饑渴也曰子知我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  
 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  
 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  
 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存  
 而亡者何也御者曰天下無賢而獸賢是以亡也伏  
 軾而嘆曰嗟乎失賢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  
 膝而臥御自易以脩踈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  
 食



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年十八豎曼曰賢者  
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  
今彭生二于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吾君失  
親戚之禮命又力威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  
其得免于禍理屬然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  
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  
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  
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除之齊人

為殺彭生以謝于魯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公先于卒... 楚文王伐鄧... 魯莊公... 周莊王三年... 魯莊公元年... 魯莊公三十三年... 魯莊公三十四年... 魯莊公三十五年... 魯莊公三十六年... 魯莊公三十七年... 魯莊公三十八年... 魯莊公三十九年... 魯莊公四十年... 魯莊公四十一年... 魯莊公四十二年... 魯莊公四十三年... 魯莊公四十四年... 魯莊公四十五年... 魯莊公四十六年... 魯莊公四十七年... 魯莊公四十八年... 魯莊公四十九年... 魯莊公五十年... 魯莊公五十一年... 魯莊公五十二年... 魯莊公五十三年... 魯莊公五十四年... 魯莊公五十五年... 魯莊公五十六年... 魯莊公五十七年... 魯莊公五十八年... 魯莊公五十九年... 魯莊公六十年... 魯莊公六十一年... 魯莊公六十二年... 魯莊公六十三年... 魯莊公六十四年... 魯莊公六十五年... 魯莊公六十六年... 魯莊公六十七年... 魯莊公六十八年... 魯莊公六十九年... 魯莊公七十年... 魯莊公七十一年... 魯莊公七十二年... 魯莊公七十三年... 魯莊公七十四年... 魯莊公七十五年... 魯莊公七十六年... 魯莊公七十七年... 魯莊公七十八年... 魯莊公七十九年... 魯莊公八十年... 魯莊公八十一年... 魯莊公八十二年... 魯莊公八十三年... 魯莊公八十四年... 魯莊公八十五年... 魯莊公八十六年... 魯莊公八十七年... 魯莊公八十八年... 魯莊公八十九年... 魯莊公九十年... 魯莊公九十一年... 魯莊公九十二年... 魯莊公九十三年... 魯莊公九十四年... 魯莊公九十五年... 魯莊公九十六年... 魯莊公九十七年... 魯莊公九十八年... 魯莊公九十九年... 魯莊公一百年...

魯莊公 元年戊子在位三十二年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招萊二子出採見  
老丈載畚乞馬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  
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  
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  
今君公之子搏而奪五畚無道甚于鄧呼天而號君  
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日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  
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



也私二子滅二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

軍門之外四年楚文王立六年伐申過鄧侯享之十六年楚滅鄧

荆文王曰莫謏教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

曠之而不殺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

為非不穀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養我意吾所欲先

我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殺喪焉不以吾身遠之

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左申侯有寵于文王

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云云文王卒在位十九年三十一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

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

有道不可我也對曰大之伐小疆之伐弱猶大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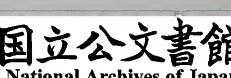
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不得文王遂與師伐

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好

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于此夫古之王

者其有備乎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于雲夢三月不





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十以臣為  
葆吉今王改三月不返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  
曰不穀免衣襁褓而齒于諸侯願請更變而無笞申  
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  
令也臣寧抵罪于王毋寧抵罪于先王王曰謹諾引  
席王伏葆申束細荆蹠而加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  
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  
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申出自流于淵請死

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乃變更殺茹黃之狗折宛  
路之增放丹之姬後棄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  
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上三事年無攷據持用荆  
文王伐鄧乃附其後方

齊僖公桓十五年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召忽

往見之曰何在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  
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傳  
小白此賤臣知所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



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  
不廣間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怨曰不可吾  
三人者之于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  
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  
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諸兒長  
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  
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也無小智而有天慮天不幸  
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

百歲之後吾君卜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緝  
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以  
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  
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  
仲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納遂傳小白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乳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  
其可輔者非公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



達者相叔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

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為如之鮑叔言而相

之見八年傳公子糾將為乳九年經九月齊桓公使使者視之使

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乳乃使魯人殺之

管子得於魯魯檻而送之齊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

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味其所唱適宜走役人

不倦而取道甚速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

烏封人器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

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

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魯君束縛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

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

矣今予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

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



之衆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  
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  
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  
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名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  
之生也賢其死也  
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  
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增君君將治齊即高侯  
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

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  
甘心寔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  
及堂阜而晚桎梏齊後而見桓公門而古不善吾者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侯修齊國政連五家  
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二年滅伐知知子奔莒初桓公亡過知知無禮故伐  
之經十年伐知  
知傳作譚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



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丘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東郭牙中門而立桓公問為對曰管子之知可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

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

甯戚欲于齊桓公窮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車至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疾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說桓公以



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  
之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  
也桓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而士人之  
大美此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且人固難全權而用  
其長者當舉也遂大用之為上卿

春秋別典卷之一終

春秋別典卷之二

粵人薛虞畿輯

弟薛虞賓校

魯莊公十三年起

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年十三魯大夫曹劌謂莊

公曰齊之侵魯至于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歟莊公

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

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揖曹劌手劍拔刃



而進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歟管仲曰  
然則君何未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  
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  
劌而去左右曰安盟可倍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信  
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略同  
公年  
齊桓公伐魯魯請北閔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  
寧死而又死乎寧生而又生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  
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

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從明  
日將盟皆懷劌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劌以自承  
管鮑進劌按劌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公曰封於  
汶則可不則請死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  
許之乃與之盟歸尚欲勿予仲曰不可人劫君君不  
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  
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  
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于天下君猶得也



以下數十條多載桓公委任仲父言聽計從倦  
倦圖伯之心疑初年勵精時事也彙輯左方

有司請吏于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  
公曰以告仲父如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  
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  
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于求人佚於得賢舜  
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  
呂成王用周公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眾賢也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豆得無

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  
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  
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  
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與韓詩外傳  
少異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進者桓公曰九九何足  
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王  
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以自論而不及君。固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細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見韓詩外傳而六異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

輕其士。縱天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姓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于是相率而朝。

桓公得管仲。隰朋辨其言。說其意。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子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祖考。

桓公問治民于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



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隣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

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脩訊喚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主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噴室之議有司執事者





咸以厥奉職事而不忘焉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  
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于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龍鬪于馬請之陽牛山之陰管子人復于桓公曰天  
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在右玄服天之使  
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  
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  
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問于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

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  
至禽則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  
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  
人不幸而好酒日喪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  
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  
有行行不幸而好也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  
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  
可者已矣對曰人君惟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七衆



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  
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侍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  
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為遊于魯  
以結交為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遊于衛  
以結交為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伏足恭而辭  
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遊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  
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  
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懇

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  
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輒士不旋踵鼓之而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  
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七不撓富貴  
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比五子者夷吾  
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  
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韓詩外傳載之作  
齊景公問晏子  
而大異

齊桓公問于管仲曰。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記焉薰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賢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乳誅之則為人主所按察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

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人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杜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者之所患也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于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管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



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所可及也民知十已則當與之爭曰不如我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捐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摩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之天也人君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

與外傳小異

之有也。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



公取外御者立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  
小乎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  
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子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  
女子十五而嫁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于衣衾材木盡于棺槨桓公患  
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  
為守備而入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  
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槨遇

度者則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尸無名罪當喪者  
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  
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  
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  
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  
而進者公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于是日即中莫  
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泰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

官君何患焉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隙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于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滌陵不能雨臣請



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公曰其有也齊桓公田至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至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

韓詩外傳載之又小異

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于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聞君得罪于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子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湯紂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于其臣者也莫為



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祉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于此狹而載之自御以師禮之於朝封之以

麥丘而斷政焉

秦武公卒史記武王卒在莊十八年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死

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

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廊

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梁伯芮乘朝二年初伏

以狗禦蠱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  
赦晉不赦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

君不如晚救之以赦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

名實美桓公乃弗救晉伐邢年不可考似桓初年事

耳在先

楚成王憚元年初即位莊二十二年熊憚弒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事德

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昨曰鎮尔

南方夷越之亂無侵小國于是楚地十里



陳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

禦寇素受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莊二十二年傳備始

未

晉獻公八年士蒞說公曰莊二十三故晉之群公子

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

絳始都絳九年晉群公子既亡奔魏魏以其故再伐

晉弗克十年晉欲伐魏士蒞曰且待其亂

楚或王立子文代公子光為令尹三十年傳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

宮秋申公闞班殺子元子文為令尹子文因闞班之殺子元也緇帛之

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

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為爵勸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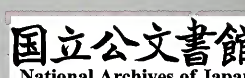
祿勉以憂勤于社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

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傳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

不違他恤于是齊桓方霸楚邦多難子文量力而動

舍命不諭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

也而釋之子文台廷理貴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





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  
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前而馭  
于法也執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  
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  
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勿以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  
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  
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作歌曰子文之族犯  
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願怨萌方正公平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望君再拜請衛君之罪  
公曰吾于衛無故子曷為我請對曰妾望見君之入  
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  
曰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  
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  
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  
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仲乃  
以容顏聲音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



夜而燭燭也 經廿八年 書戎衛

齊桓公將伐山戎 經三十年 書齊山戎 使人請助于魯魯君進

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

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

于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

之國不親非伯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

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

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

韓詩

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

謂也 左傳言伐山戎 為病燕故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迎而出境桓公問

管仲曰諸侯相迎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

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

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典燕君諸侯聞之皆朝

于齊 與水對曰

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逢或失道



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行山中無水濕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  
壤一而仍有水乃掘地而遂得水  
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闐然而正矐然  
而視有頃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左祛衣走馬前  
疾以問左右左右不見也管仲曰事必濟此登山之  
神俞兒也臣聞霸王之君興則登山神見且走馬前  
疾導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左祛衣示從左方涉也桓

公果從左度遼水遂得孤竹霸王之君興則登山神見且走馬前  
疾導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左祛衣示從左方涉也桓  
馬前曰仲父之聖主于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  
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  
承教非聖也



春秋別典卷之二終

春秋別典卷之二終

春秋別典卷之三

春秋別典卷之三

粵人薛虞畿輯

弟薛虞賓校

魯閔公元年庚申在位二年

周惠王十六年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經二年書其民曰

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

戰予為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于濊澤殺之盡

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于肝畢呼天而號盡哀

韓詩外傳載之尤詳



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問之曰衛之士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救衛于楚丘  
衛文公是年以乳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狄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公卒復立其弟

燬為文公  
昔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不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得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安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禎祥妖孽天



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恭嚴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恨福不福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吾得君國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襍群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為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矣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地祥猶惡之至于自殺者為見疑于欲國也

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為一愚御過言之故至于身死虧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晉獻公之時東朝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開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管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宴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



春秋列傳卷之三  
車駮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  
轡銜耳今子不正轡銜使馬率然驚妄轅道中行人  
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  
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  
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管食者尚  
何與焉設使肉食者一旦夫計于廟堂之上若臣等  
之管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于中原之野與其禍亦  
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

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之以為師  
也

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  
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  
去國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在荀息  
曰周道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  
奇諫而不聽遂亡國而伐虞遂取之

魯僖公

元年壬戌在位三十二年  
周惠王十八年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年三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年四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年十二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凌夷不

能復興

虞公不聽官之奇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惟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于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紆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為己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周三月虞乃亡晉滅虞號俱五年冬百里奚少時家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侯嘗之齊



齊不用又之周周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返其妻  
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為幹婦遂與奚相失奚遂歸虞  
事虞公為大夫反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  
路虞公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語奚曰是不可不諫  
也奚曰貪賂玩寇公蓋不可與言者也負賂玩與奇  
曰然則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奇諫  
虞公果不聽晉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公及奚以歸  
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

四年秦迎婦于  
晉百里奚媵焉

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  
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  
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百里奚年已七  
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  
問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梧三日  
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  
不及臣銍人蹇叔叔賢而世莫知臣遊困于齊而乞  
食銍人蹇叔叔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叔正臣



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千之  
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  
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夫用其  
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于是繆公使  
人遂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秦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  
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

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繆公知其  
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  
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被類聖人  
也公孫支遂歸取雁以賀曰得君社稷之聖臣敢賀  
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  
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  
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



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  
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  
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  
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  
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  
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致之公孫支為次卿以  
佐之奚為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  
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者三

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麩度今日  
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  
相別時烹牝鷄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  
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墳以瓦覆以柴春黃藜楹伏鷄  
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相我為歌畢奚愕然問之  
乃其故妻也遂還為夫婦奚相秦勤勵自苦勞不生  
乘者不張蓋行于國中未嘗從車騎搃干戈及其死  
也秦西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德澤流



春秋左傳卷之三

於後世而秦卒賴焉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  
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于公曰請使目夷  
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  
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跡于衛是背母也且  
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疆以請公公許  
之將立公子目夷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  
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

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八年使人

君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

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畧見傳此尤詳

宋桓公病太子茲父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

子意竟不聽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為

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元年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

以問管仲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

春秋左傳卷之三



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  
伐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僨者延而  
進之分級而坐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  
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  
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吾不言伐莒子何以  
意之也對曰吾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  
色愀然清靜者纁經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也  
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

呼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  
竊慮小者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  
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容與臂是東郭  
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  
之聽於無聲視于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尊祿  
而禮之

此條年  
不可考

晉初與會獻公死九年國內亂秦繆公僻遠不與中國  
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惟獨齊為中



春秋列傳卷之三

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于是桓公稱  
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  
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置諸  
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于此乎吾欲封  
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  
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桓公既伯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宓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  
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  
亭亭額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喾封泰山禪云云堯封  
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  
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  
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西伐大夏涉流沙束  
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

春秋列傳卷之三



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賭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鄆上之黍比里之禾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鳧類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桓公乃止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問

韓詩外傳載之作  
楚成王而事大同  
亦自別

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乎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然言有教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



齊桓公與魯公會於葵丘

糟粕已夫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此伐孤竹剗令支而及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相

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誣于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社稷之福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日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駿馬而海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

春秋列傳卷三



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伏焉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言聞吾有行也對曰妾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中婦

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之

管仲復于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父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



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觀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  
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生子而大賣之而買  
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榜隣聞之以臣為  
愚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何為  
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襟再拜  
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  
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此叟者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  
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

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況不及桓  
公管仲者乎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  
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  
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  
牛于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  
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  
時必不驕矣



韓詩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衰。應步。帶著桃爰。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止也。夫日有日字慎桃。何患之有。故忘國之社稷。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于桃爰。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半有半字而棄其半。桓公曰。仲公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

韓詩

失言無此五字。失言者。弃身。與其弃身。不寧弃酒乎。桓公曰善。齊桓公出遊于野。見忘國故城。郭氏之墟。問于野人。曰。是何為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齊桓公出遊

六



里克殺奚齊卓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公子以告  
子犯子犯不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  
夫長國家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  
而求國難困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  
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  
之節為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  
子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刺也父  
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克

弑君九年事

申生遇狐突兒乃謠曰共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  
亦不昌昌乃在兄十年

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內水晉曰馬為知己者良士  
為知己者死鮑子亡天下莫知我安用水晉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  
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  
鮑子負敗于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



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過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于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乎

秦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問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

酒殺馬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曰歸此德出而福

反也韓之戰在十五年

齊桓公問于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絕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開其道路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



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祿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位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賢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訛獄詰窮其辭以法遏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

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由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式永也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廉潔善士也其子不已若



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逞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入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  
畔愧不若黃帝而衣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  
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于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  
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人其猶能以國

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  
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也能事孫在之  
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  
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  
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誣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  
能以國誣甯戚之為也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  
之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口息臣聞之消息盈虛與  
百姓誣信然後能以國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



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  
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  
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噉噉旦夕欲齧我豕而不使  
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必去之公曰諾  
管子又言曰此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豕而不使  
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受焉能愛君必去之公曰諾  
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豕而不使  
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

所願也得于君者是将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  
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  
刁衛公子方五味不至于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  
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方桓公內不  
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隣公薨六子皆求立公死  
七日不斂九月不葬齊國大亂

桓公問管仲疾管仲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誣  
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曰唯烝嬰兒之未



嘗于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于  
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內而妬墮才自刑而為  
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于身之不愛也將何有  
于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  
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  
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  
者廢之官逐堂誣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  
墮才而宮中亂逐公子聞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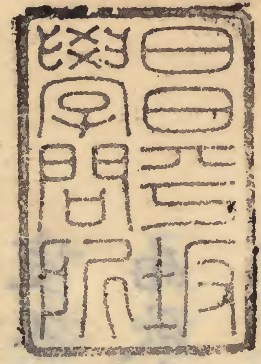
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  
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  
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  
墮才堂誣公子開方四人分其齊國塗十日不通矣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  
乎茲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即已若有知吾何  
面目以見仲父地下乃援素襪以裹首而絕死十一  
日蟲于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揭門之扇

十二年  
管仲受



春秋別典卷之三

享禮于王以後不見經傳十七年冬經書齊侯小白卒仲卒當在十四年十五年中管子書記仲戒公勿用易牙豎刁開方仲卒公逐三子未幾復用處期年而三子作亂則公亦薨是可誣也



春秋別典卷之三終

